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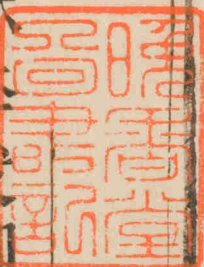
中

易

九十五

大同志

晉 常璩著 武林李俊卿閱



讀本記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
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
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
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
諸諸故事更序次顯毛手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
亂庶

識焉

魏廢熙元年

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
爲犍爲太守後主旣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
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
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
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
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
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
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
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
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畧吏
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
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歿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
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

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

皆依故官號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州寧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

以汶山西五郡北通陰平武督故於岷要置守自汶

江龍鶴冉駝白馬氏種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

御夷微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

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

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

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憂出軍

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秌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

西行麇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

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

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

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山而

不去遂陷於禍宜移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

剛兵蔡雄守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

復復諫于時

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

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健爲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越之。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井。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勸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業。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健爲民陳瑞。瑞初以鬼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歿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日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人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

濬聞以爲不

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

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
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
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
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
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
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
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
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
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
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
吳

五年詔書并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

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
爲牙門姚顯郗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
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郗須六年攀
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逆帝乃許焉冬十有
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
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
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
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
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功封各有差以淮南
胡罷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靳普
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
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
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
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
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叔受封以封蜀郡廣漢犍爲汶
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爲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
衝將軍關中氏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畧陽扶風始平
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
門馬玄尹方揅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年
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畧陽天水六郡民李

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僕青叟數萬
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

州勅開禁之而戶曹李苾

按晉書李苾
乃侍御史

開關放入蜀

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
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
有讐遂與蟀謁羌邛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
利太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冬
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
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庾爲大長祿遷成都內史中山耿勝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庾所服佩初庾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劫盜蜀民患之勝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庾惡勝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勝勝以庾未出州故在郡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勝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勝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邁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勝不從冬十有二月勝入城登西門庾遣親近代茂取勝茂告之而去庾又遣兵討

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
寧藏厥贖千金寧不出尋厥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
陳恂面縛詣厥請滕死喪厥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
掾常敞共備棺塚葬之厥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
聞厥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
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
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厥軍遇白總散財貨募
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
害也總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

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
言至垂涕總不聽衆拖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厥
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厥自稱大將軍益州
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
馬龔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
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
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
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弟
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

按晉書作上官惇

扶風李

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廡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縣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爲特所殺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粲卽亦殺弇二子廡腹心也

太安元年春尙牙門夏斤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衙博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徵廣漢太守據德陽尙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尙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

間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怨
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沒寇尚未至聞
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
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八月
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
僞降於驤覘土衆虛實還以告尚尚遣精兵襲驤破
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
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資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
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使
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益底渡黨徒從
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
逼降尚保大城流軍進屯江西之檢上蜀民懼先已
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
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
動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督按晉書作任明說尚曰侵
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愆無備殆天亡特之
跡也可告諸村密尅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

之從縱出督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
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督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
城中督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
啓信諸村悉從督督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
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
等李流歛余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
首洛陽焚其屍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祖
推流爲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
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騫
碩太守任臧徑至涪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氾
等軍繁城而縣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遣
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
攀弟恭復爲主左氾黃閭逼攻特北營營中氏羌因
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氾閭攻蕩雄蕩母羅掇甲畧陳
伯手刃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氾閭攻
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
適與氾閭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
追退軍爲使長矛所椿歿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

流以特蕩滅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
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李離聞
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
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
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
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
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
殊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亾荊州軍退轉
攻尚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四
月尚殺隱士劉歛歛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
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祇言殺之
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五月李流降于孫阜
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
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六月雄從
帛羊顏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
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併南入東下野無
烟火鹵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
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參軍涪陵徐興求爲

汝水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尚犄角討雄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九月流病歿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郾雄使武都朴泰謂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內應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

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郾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拯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以李溥爲犍爲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歿創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已用故不殺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北雄覺去已遠倉卒

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應雄得成都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闕守漢中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楊軍司卒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二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咎子壽兄弟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樊道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雋梓潼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參軍三日關中流民邵定荀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救於李雄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什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饑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

雖衆客氣之常奈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纔數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母建荷檐仗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旬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并次子延壽騎都尉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爲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司琦張金苟畧陽羅秉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秉爲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爲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尚尚斬之

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還蜀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祿七月尚夢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

皮素字泰混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閭蘭等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抹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荆湘有亂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

魏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二月氏隗
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
公治南陽人也魏大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三月
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
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
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
託以爲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
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
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
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曰子宜
宣城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
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歔
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
身歿羅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馳畧吏民
西上降雄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
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
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

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
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健爲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
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
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
宜都太守健爲楊芳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
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
時中原旣亂江東有事採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
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

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遵巴西王建於
盤虵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軍攻
破殺之建女聳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
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
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氏王楊茂搜虎亦求採於茂
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
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
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貰也陰謀討
光會光虎求採秣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

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
萇共討虎孟萇自虎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
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九月光薨州人共
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
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
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
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
雄矣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
見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
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
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必繁什邽郫江原生草高
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勝以爲朱草表
美於成都王

元康三年正月中歟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
城堅益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
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
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
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當有

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州三十三年又曰
宋岱不灰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之首懸於
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
在無所保據也杜陵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
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
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
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
代趙廢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
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
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
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
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
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
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
察祖險若夷缺垣不妨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
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李志

晉常璩著 蜀郡劉宇曜閱

李特字玄休，畧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賓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于畧陽北土，復號曰巴人。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驥字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

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雋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亾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天姿奇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旣克成都衆皆饑餓驥乃將民入鄠王城食穀芋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永興元年冬十月楊驤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驥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尚書令驥爲僕射發爲侍中珪爲尚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興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下敕建元太武迎范賢爲丞相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旣至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光熙元

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永嘉三年羅美旬琦等殺李
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
雲李璜皆戰歿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爲晉
平冠將軍李鳳在晉壽梁州先以爲雄所破不守而
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

無後漢書越雋郡有會無城

逼雄雄將張寶弟全在旬琦中雄遣

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
密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寶從
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爲太尉雄自

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
急救援不至還驤壽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
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
頭雄幾歿改元玉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
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
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
驤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氏符
咸隗文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
加待納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氏王

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弼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質頃之朱提審炤率民歸降建寧爨量蒙嶽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已受人寬和政後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

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雉屯晉壽害其功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二年驤伐越雋又分伐朱提二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初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成都曜旣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卽叛稚稚

悔失計連白雄求伐氏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
稚兄瑒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壽遣
田稚弟珩由陰平入二道討氏難敵等先拒壽珩珩
壽不進而瑒稚徑至下辦以深入無繼大爲氏所破
稚瑒皆歿歿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瑒蕩
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雄妻
任無子養瑒弟班爲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羣臣上
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子止矣爵國
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

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驤與司徒王達諫以爲不可
雄不從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驤泣曰亂始於是
矣泰寧元年越嶲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
其征南費黑敵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
民於蜀三年冬驤歿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
還拜珩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修晉壽軍
屯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
尉錄尚書總統如驤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
巴東至建平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六年春壽還遣

任邵屯巴雄以子越爲車騎住廣漢。炆壽伐陰平。冬。城涪縣。七年。炆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嶲。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龔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齊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道儉俗。好及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

有。余。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轉。凌。掠。民。炆。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牂。牁。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建。寧。龔。深。爲。交。州。刺。史。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遣。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

所希冀進思其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其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潁淳以爲然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三月壽還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謚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立二十年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

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愛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襲位珥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珥還涪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珥奔晉期僞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爲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歿四人無後珥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

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歿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攻
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
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
來赴喪兄弟怏怏旣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珣不利已
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豹上言宮室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
爲相國與壽并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
討珣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弟

帝鎮西西夷校尉汝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
將軍珣走卽拜壽梁州知北事咸熙元年春正月立
妻閭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恒焮以司隸景騫爲尚書
令征南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舅羅演與漢
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澹并誅
班母羅瑤子礪稚妻咎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
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歿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
親而期志益廣忽慢公卿政刑失錯四年夏四月壽
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爲言越請散財募士格戰

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騫初廢期爲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歿時年
二十四謚曰幽王五年徙其妻子於越騫勢又使人
就越騫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
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効事雄
疾病待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
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
取壽憚李珣在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既受漢封北

伐珣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珣得由巴順水東下吳
壽雖代珣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
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
破走司馬勲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
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
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
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
爲特所殺欲假手報讐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
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

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婿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姦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廼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艷及張列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驥曰帝。帝母荀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恒爲尚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已叅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大郡人皆斥廢也。殊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閔爲征東荊州。移鎮巴郡。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

百姓饑疫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愛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旣興讒譎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歆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濫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

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

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大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曾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公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國

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忌疾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幸負恩顧謹進慙惶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九月僕射任顏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闔闔恭子也初受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闔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闔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恒思明等

復議奉晉計尋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
不能自斷遂輟計三月拜李奕鎮東代閔夏建寧太
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晉舉建寧爲晉
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雋炆又遣尚書廣
漢李擴爲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晉故寧州刺史以向
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
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
右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存攷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

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
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
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
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亾以
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畧敢諫諍馬當素
得人心及其歿士民無不哀之冬李奕自晉壽舉兵
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
勢驕淫不卹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魯皓切西是
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

以饑饉境內蕭條三年春二月桓溫伐蜀軍至青衣
勢大發兵遣督堅等將之督子威切姓也自山陽趣合水諸

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

鸞碕渡向犍爲碕渠羈切曲岸曰碕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

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北至溫已
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

笮音昨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

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
建康封歸義侯李氏自起事至公六世四十七年

正僭號四十三年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

冬榮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
之又有民馬氏婦姪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

育有馬生駒一頭兩身相着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

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春米自臼中跳出遂歛

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

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誤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公固存遭皇極不見遇

其時與期倡爲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

奚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虐劉，未有如茲。每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張佳胤曰：常璩華陽國志目錄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壽勢志，則先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溫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李志終

漢中士女志

晉 常璩著 武林何士鑰閱

鄭子真褒中人也。立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真。亡漢中，與立祠。神中五徵，未詳其義。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

猶之人耳。何其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
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
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恹恹。是以
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子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
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鄧先。城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強大。
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
譖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
者。人言軍事。問曰。七國聞晁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

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
弱。爲萬世策。諸侯憂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
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
也。帝歎息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張騫。城固人也。爲人強大有謀。能涉遠。爲武帝開西
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匈奴。
有功。遷衛尉。博望侯。於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
之蹇。豐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
外開通。騫之功也。

張猛字子游，騫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侍元帝。帝當廟祭濟渭，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乞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廟祭矣。帝不悅。猛進曰：「主聖則臣直。今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故大夫言之。」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堪俱以中正爲幸臣。弘恭、石顯所譖，毀乍出，乍徵堪。平和猛卒自殺。

楊王孫，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裸葬，以復吾真。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俾財送死，今日入明，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哈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祁侯無以易卒，裸葬如其言。」

李邵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侯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微行至蜀，宿邵侯舍。邵爲出酒，夜飲露坐。邵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邵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爲漢中太守。」

命爲功曹察孝廉遂馳名爲尚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世稱名順帝世薨

李固字子堅邵子也陽喜三年以對策忠亢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士自然安靜按本傳固奏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厚賂梁冀仍徙固太山太守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

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畱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河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錄尚書冲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專權乃立樂安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湖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策聞鄧廢立

之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興崩之漸在斯一舉宜
之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
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
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
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
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
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擊之固書
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
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
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
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
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徵
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張亮則字元修南鄭人也爲牂牁太守威著南土永
昌越嶲夷謀欲反畏則換臨其郡相諫而止號曰臥
虎以戍狄勲遷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
平盜賊巴郡板楯反拜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
史又爲魏郡太守所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

表爲長史不就丞相曹公拜度遼將軍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
掾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官至掾爲太守
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
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
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
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弟五伯魚徙蜀郡
爲司空掃吾第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琰
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尚書不就卒

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
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
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
才拜弘農太守初至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
者在官九年卒天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數
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
褒述必爲後笑帝怒免爲庶人恬然以咎失爲已責
久之徵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死時二兄亦死燮爲姊所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於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竝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

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涕耳慈明亦寤而心變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以爲不可果敗遷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陳雅字伯臺成固人也靈帝時爲諫大夫闡官用事上疏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殺車騎將軍閭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

等其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卽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等欲誅宦官絕其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未瑀等所殺此卽陛下所見今宦官強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妖異竝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尚可以安奈後嗣何帝不省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太亂雄夫力爭無以資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謡歌曰閻尹賦政旣明且晷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李歷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修文學性行清白與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拜新城令朝請都督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時巴郡板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

方畧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羌入漢中輒蒙其力東征南戰世有功劳由不料卹以致叛亂非有僭盜能相羣殺兵臨之未必卒得不如但選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安定矣天子從之卒如其言後在道卒

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遠學汝隸及太學通博蕩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奇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厓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從厓屯褒中虜東攻厓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厓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厓殺之

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居馳來赴難殲殲厓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言其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虜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奮討大破

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萇。李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鄭厓所命。王宗原展與厓同死。萇容等七人。與信共并命。詔書旣賜崇信家。又賜九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卻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

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周。固爲米賊張修所疾。殺嵩。痛之。伏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又有陳術字申伯。作者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興。敦。覲。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興等憎惡姜。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

百如之。久興等感寤，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月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免，爲南郡太守。

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委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

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那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性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南鄭趙伯英葬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得濟豈非天

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徒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燹四時祭之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修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耻五刑三千蓋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

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

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公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救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賃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其并命兄弟嬖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曰兄嬖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

漢中士女志終

梓潼士女志

晉 常璩著 武林陳國俊閱

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之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乎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子忱有令德爲北海太守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公

孫述累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述耻殺名士賜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爲遂令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沱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

亂後米斗千錢役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巢其廳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劉焉表拜都尉爲人廉正疾淫祠敕子孫惟修喜爲禱仁義爲福年八十一而卒

楊克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潁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畧疑非聖不以爲教察孝廉

爲郎卒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潁川李仲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言太守 貺命爲功曹察孝廉卒有道博士徵不詣然上陳時正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襟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張壽字伯禧涪人也少給縣丞楊放家放爲梁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十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三十

萬市馬五匹往蜀放道爲羌所劫掠盡凡往三年計道遠不可得數乃單身詣虜涕泣自說虜衣其屢來遣放隨還郡召爲中侯詔書除丞尉以身佩印盡讓所有財物與三弟復爲郡掾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功曹吏徙五官掾卒

李餘涪人父早世兄夷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否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尚書天子與以財幣圖書府

廷

寇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蔓俱學涼州蔓後
爲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劍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
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
之復往殺象由是察孝廉爲瀘陵令濟陰相

王晏字叔博涪人也與廣漢張昌寧叔受業大學昌
爲河南呂條所殺晏叔殺條事在叔解

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

齊郭王

以上多闕文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
知其不博乃遊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
以修文自終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稱韓關
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興而致
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
表拜諫議大夫從其所志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微來忠
等博通五經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

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畧皆誦述希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立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

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算計卜數醫術弓弩機械之功皆致思焉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太玄指依則賈馬異於鄭玄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同

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主初爲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爲江州都督賜武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寶亦以才幹爲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

爲作哀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健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亡義敕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官見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杜慈涪杜季女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

供養亡不有恨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強逼迫之慈縊復死

敬楊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

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揚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非男比但惡讐未報未嘗一日亡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踈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楊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

安尉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譏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

一百九十

七人士五十一人如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

之君子焉如其遺脫及後世可書者願貽後傳又春秋穀梁傳首敘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傳士邑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後漢時魏郡太守王牧薦尹方爲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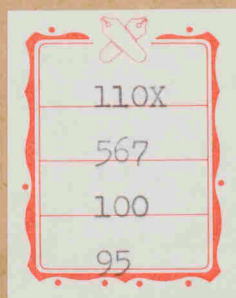
譏曰二州士女自漢及魏可謂衆矣何者世宗多士則相如麟遊伯司鳳翔洛下雲翳叔文龍驤在孝宣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詠屬文甘泉葩爲世鏡在元成則君公蹇蹇心思國病慮經劉危直忤王聽其高者則嚴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爲人宗若夫秉心塞淵與物盈冲則楊子雲也名重泰山華夏仰崇則鄭子真也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玄也不耻惡君混道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武明章以來出者則能內貫朝揆外播五教贊和鼎味經綸治要上荅太

階下名民照處者則利居盤桓皓然玄蹈天爵龍之
人爵則笑懸車門肆夷惠齊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
英名沫泗方其煥燿矣故曰漢徵八士蜀出其四又
曰漢且四義蜀選其二可謂不衆乎然巴郡胥君安
以儒學典雅稱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
經常議捷爲呂孟有托孤之節若茲之類郡邑往往
垂象刊銘見有苗裔璩晚生長亂故老以沒莫所咨
贊不詳其事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凡士女二百
四十八人而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

來世之好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于左
其傳志父祖子孫及有名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寧州
人事亦不列別爲目錄至晉元康末凡三百九十二
人也

梓潼士女志終

細君將及疾痼痼年不愈今月十八日奄忽不
出時炎熱甚甚友人過訪讀此志以代數言
七月五日望之志



110X

567

100

95